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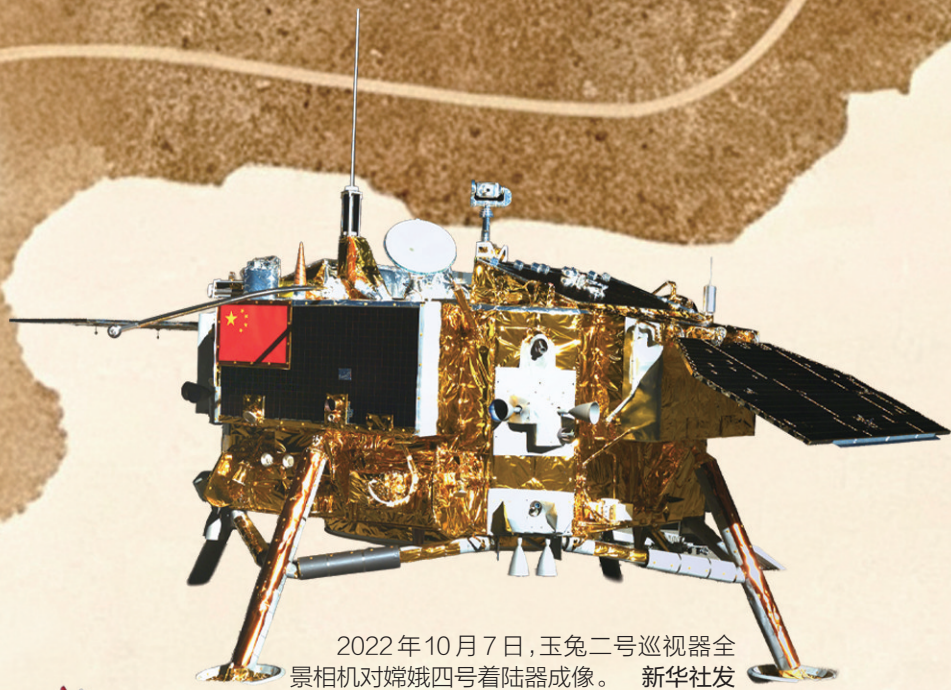
我国传统文化符号中的四方神兽图腾，其中朱雀指代南方。

资料图

史籍典故



2025年8月10日，“蛟龙”号在北极冰区作业。 新华社发



2022年10月7日，玉兔二号巡视器全景相机对嫦娥四号着陆器成像。 新华社发

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九日，视频截图显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 新华社发

在历经数次推迟与失利后，“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于8月19日成功着陆并回收，这也标志着国内运载火箭技术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朱雀被誉为“浴火重生的南方神鸟”，寓意颇为贴切。无独有偶，我国其他尖端设备也有类似命名，如“玉兔号”月球车、“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即为此类。

国产尖端设备藏传统文化符号 那些上天入海的神兽

■ 金满楼

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神兽”之一，朱雀或许不如“左青龙，右白虎”那么出名，但它经常与“玄武”一起被用来命名城门，如刘禹锡的诗句“朱雀桥边野草花”和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都是世人所耳熟能详的。

据考古发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上已经出现朱雀的记载，其中“丁巳卜，贞帝鸟，三羊三豚三犬”的文字大意是：丁巳日占卜，帝王祭祀朱鸟，献祭三羊三猪三狗。先秦时期，朱雀被视为接引灵魂升天的神鸟。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漆箱上，首次记录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与四象名称，朱雀赫然在列。

汉朝以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之说初步形成，如《论衡》中所云：“东方木也，其星苍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四星之精，降生四兽，含血之虫以四兽为长。”东晋葛洪《神仙传》中也说：“我行青龙，彼行白虎；彼前朱雀，我后玄武。不死之道也。”由此，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常有朱雀形象。

在“二十八宿”星系中，朱雀被尊为南方之神，也是南方七宿的总称。所谓“南方七宿”，即《西游记》里经常提到的“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七者合一，即为朱雀。

唐朝以后，“四象”逐渐被人格化、具体化，如《千金翼方》中的说法：“形中五部，各有所主。肝为青龙，肺为白虎，心为朱雀，肾为玄武，脾为中府。”此外，“四象”也被道教学说大为拔高，如《混元八景真经》中所云：“此四象者，生成世界，长立乾坤，为天地之主。”明代后，“四象”之说又逐步祛魅，朱雀一般被视为南神主宰，代表了南方天穹，其于八卦为离，五行主火，为四象中的老阳与夏季的象征。

奔月传说之「玉兔」

自古以来，国人对月亮都充满了好奇之心，而月中阴影，似有“玉兔捣药”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人自主研发的首辆月球车被命名为“玉兔号”，无疑是十分应景的。

早在战国时期，“月兔”形象就已经形成，如屈原《天问》中有“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之句，其大意是：月亮有何特性，消亡后又再生起？其中有何好处，而抚育兔儿在怀中？其中的“顾菟”，大概是月兔神话的最早记载了。

至于“玉兔捣药”的传说，则形成于汉代。在乐府诗《董逃行》中，就有十分具体的描述：“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药可得神仙。”这里有关“月兔捣药不死仙药”的情节，可谓跃然纸上。

在民间传说中，“玉兔捣药”又常常与“嫦娥奔月”相联系。其中版本之一，月宫中的玉兔乃是嫦娥化身，嫦娥因触犯玉帝旨意而被罚为玉兔，每到月圆时都要在月宫中为天神捣药。这一传说，在考古发现上确实能够找到实证，如西汉马王堆帛画上即有月中兔的形象，而在汉代画像砖中，月兔往往与蟾蜍共同捣药，作为主人的西王母则在一旁监工。

唐宋以后，玉兔捣药、吴刚伐桂、嫦娥奔月这三者形象逐渐定型，从当时流传下来的铜镜看，其背面往往刻画着类似的月宫故事，而玉兔也逐渐成为世人眼中的祥瑞。明清时期，每至中秋或元宵，市面上就会出现很多“兔儿爷”或“兔儿灯”的玩具，这也是“玉兔”形象在民间十分普及的证明。

唐代柳宗元曾在《天对》中说：“玄阴多缺，爱感厥兔。不形之形，唯神是类。”这话的意思是：月亮表面有很多陷坑，而这些陷坑看似兔形。但其实也不是那么像，所谓兔子不过是人们想象的神态罢了。应该说，柳宗元的观察还算科学，只是古人没有现在的科学技术，所以只能做一模糊的推测。

如今，“玉兔号”月球车已在月球登陆，之后又在传说中的“广寒宫”一带区域连续工作了近3年，期间实测了月壤厚度并拍摄了人类历史上首幅月球地质剖面图，相信后续的探测活动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月球知识。

随流入海之「蛟龙」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蛟龙是龙族分支的水生神兽，通常栖息在潮洲等聚水处，有时会悄然隐居在远离人类湖泊或大江大河。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蛟并不等于龙，而通常被视为化龙前的过渡形态。据北宋《广雅》记载：“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从形态上说，蛟龙有鳞无角，也不能飞升，与帝王象征中的“真龙”区别颇大。

据《山海经》所记，在远古时代，鲧奉天帝之命治水，后盗取天庭宝物“息壤”，也就是一种会不断生长的土壤，可以围堵洪水，但堵而不疏，洪水越涨越高。治水失败后，天庭收回息壤，并令尧将鲧用雷电击杀于羽山。事后，鲧的尸身三年不腐，最终怨气所化，成为蛟龙（另说是化为大禹）。

虽然与真龙有所区别，不过蛟龙的本领并不小。民间传说，蛟龙身有鳞、体如鱼、尾似蛇，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能呼风唤雨，也能兴风作浪。通常情况下，蛟龙在深渊修炼，历经千年后便可随大江大河进入大海，之后成为一条真正的龙。然而，蛟化龙前还需渡劫，也就是所谓的“走蛟”，通常会伴有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和洪涝灾害。渡过此劫后，蛟龙才能扶摇直上，腾跃九霄，化为飞龙。

据观察，“走蛟”传说盛行的地方，通常也是水患屡发的地方。甚至有记载称，蛟龙出洞时山崩地裂，洪水过峰时，中间干流部分耸起有如黑龙，这就是所谓“走蛟”。然而，类似记载也可能是山洪冲出巨蛇或引发巨蛇出洞避险而已。但不管怎么说，由于蛟龙被视为洪水的罪魁祸首，地方上往往有杀蛟或锁蛟的传说，如《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其中之一就是除蛟。此外，江西民间供奉许真君，其主要功德也是用铁链将蛟龙锁于深井。

蛟龙渡劫，入海为龙，这或许是载人深潜器取名“蛟龙”号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无论是“朱雀三号”运载火箭还是“玉兔号”月球车或“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都是国人赋予上古神兽的美好愿望和对国产尖端设备的无限期待。

史志琼崖

若解尊贤则是贤

■ 韩国强



刘凤辉编本《居僖录》收录的“桃榔庵图”。 资料图

在儋州市中和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桃榔庵内，有一座重建的尊贤堂，其最早由宋代昌化军知军谭景先所建，因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贺诗《寄题儋耳东坡故居尊贤堂太守谭景先所作二首》而名垂千古，明代正德《琼台志》等志书皆将尊贤堂、东坡书院和桃榔庵并列列为重要古迹。

谭景先约在熙宁初年（1190年前后）出任昌化军知军，是在苏东坡离琼90年后。此后不久，出于对苏东坡的景仰，他建成了尊贤堂，并将尊贤堂有关资料寄给内地的亲朋好友，包括“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

杨万里接到谭景先的手札时，自己已致仕还乡，闲居老家江西吉水。他满腔热情地赋诗二首以示祝贺，其一：“东坡无地顿危身，天赐黎山活逐臣。万里鲸波隔希夷，千年桂酒吊灵均。精忠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祇个短檐高屋帽，青莲未是谪仙人。”其二：“先生初落海南垂，茅屋三间不到伊。更有高堂悬画像，幸无过客首新诗。古来贤圣皆如此，身后功名属阿谁。底事百年谭太守，却教教主不同时。”（《寄题儋耳东坡故居尊贤堂太守谭景先所作二首》）

为尊贤堂赋诗的，还有兴化军仙游（今福建莆田仙游）人陈说，也曾与谭景先同朝共事，后来官至兵部侍郎。

陈说《题尊贤堂》诗云：“闻道骑鲸碧眼仙，黄柑手植尚依然。人间俯仰更成古，天下声名不计年。茧纸谁能收妙墨，鸡林何用续遗编。使君为创新堂事，若解尊贤则是贤。”诗讴歌东坡文才绝世，同时赞美谭景先建尊贤堂是一种贤德。

《题尊贤堂》诗被正德《琼台志》、万历《儋州志》、康熙《儋州志》收录，得以传世。

谭景先接到友人的贺诗后，也即兴和诗二首，其一：“孰识东坡第一仙，谪来儋耳久悠然。潜心学易忘忧患，筑屋闲居度岁年。兴遣不为哀屈事，情高尝见和陶篇。拜公遗像浑如在，曾与乡人恭敬贤。”其二：“公已归为玉局仙，茂林乔木自苍然。乡时寓客共千载，今日新堂恰百年。铁画银钩三大字，金章玉局一佳篇。远烦几似真双美，后世应知两并贤。”（《和陈正言说题尊贤堂二首》）

和诗重在追忆东坡居儋生活和人品，叙写时光变迁，新堂落成，赞陈说题字与诗作。

杨万里、陈说、谭景先的诗作组成了一曲悠扬的旋律，回响在宋代南方这座边城的上空，何尝不是一件雅事？尊贤堂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在典籍里永存。

那么，尊贤堂最早建于何处？

海南志书皆言谭景先在城东二里东坡故居建尊贤堂。如此说来，东坡居儋则有两处故居。正德《琼台志》最早记载此事，与《苏文忠公海外集》中东坡说故居在城南有悖。

苏东坡在元符元年（1098年）游天庆观，作《天庆观礼泉赋》称：“吾谪居儋耳，卜筑城南，邻于司命之宫。”“司命之宫”，即天庆观；“卜筑城南”，即在城南建桃榔庵。在一封给“程秀才”的书信中又说：“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

文史典故

明代仇英《村童闹学图》 顽童闹学堂 古画藏师心

■ 周小丽

从师求学、尊师守礼为立身之本。

世人多以为古时私塾礼法森严、戒尺高悬、寸规不容，而仇英笔下的村童学堂，却打破固有认知，以最鲜活的市井百态，诠释出严中有慈、礼中有暖的中式师道。这幅小品构图极具巧思，以茅舍、树木形成半包围式框架，把乡野私塾框入画面之内，景物简淡却层次饱满，人物繁多却不显拥挤，做到动静相生、疏密得宜。画中最传神之处，莫过于伏案酣眠的私塾先生与肆意嬉闹的顽童众生。日光之下，课业慵懒，头戴儒巾的老先生伏案小憩，眉眼松弛，神态安然，褪去了平日执尺授课的严苛，多了几分长者的温和宽厚。先生睡意正酣，一众孩童便解锁“自由模式”，开启五花八门的嬉闹玩法。但见那红衣稚童端坐案前，不为嬉闹所扰，执笔端正临摹蒙学读物，是满堂顽童中最乖巧自律的模样。其余孩童全然放飞天性，有的踮脚追逐、抢夺笔砚，有的蹬凳嬉戏、扮鬼脸取乐，更有调皮稚童偷偷偷纸研墨，伏案描摹熟睡先生的模样，稚气恶作剧灵动可爱。

庭院之中，还有孩童奔走嬉闹、追逐玩耍，方寸画面热闹非凡，宛若古时乡村学堂的真实特写，鲜活治愈、趣味十足。

古时孩童天性烂漫、爱玩好动，与今日少年别无二致。画中顽童嬉闹有度、嬉戏有礼，无放肆悖逆之举，无轻慢失礼之态。先生看似酣睡怠教，实则是包容孩童天性，不苛责稚子顽劣、不桎梏孩童天性。这份师者宽容、学子赤诚，正是尊师重教最本真的模样：尊师不是刻板盲从、畏规惧尺，而是心存感念、勤学向善；育人不是严苛禁锢、磨灭天性，而是因材施教、润物无声。这幅古画最动人的深意，便是褪去教化的刻板外壳，还原尊师重教的本质：师有包容之仁，徒有向善之心，礼存日常之间，道传烟火之中。仇英以细腻工笔捕捉世间童真，以烟火图景诠释千年礼序。它让我们看见，最好的教化从不是桎梏天性，而是包容成长；最深的尊师从不是形式拘谨，而是勤学笃行、不负教诲。



明代仇英《村童闹学图》。 上海博物馆藏

文博苑